

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热播,导演揭秘该剧的最大光环——

生活在这个国家,强军就是我们的吾心安处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一线操作官兵战位的特有称谓。号手就位,标志着导弹相关的操作流程就绪,也意味着引弓长箭即将出鞘。以此为名,电视剧《号手就位》开播,首播当日在江苏卫视的收视率就突破了2%。

作为一支上升为独立军种仅五年的威武之师,火箭军除了在大阅兵和军事报道中偶露峥嵘,于大众始终是张深藏不露的“大国底牌”。因此,该剧从立项起,始终吸引着外界目光。揭开中国火箭军的神秘面纱,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领衔出品,创新军旅剧表达,高人气青年演员的加盟等,都被视为《号手就位》的“光环”。

但在该剧导演之一张寒冰眼里,揭秘、创新、流量等等,都不是创作的真正初衷,“确实有许多期待,但我最愿意呈现给观众的感受是希望告诉大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因为有那样一群人,我们是安全的”。强军时代,让观众在允许的范围内对一支定国安邦、维护和平的战略力量有更多了解和认知,鼓舞更多年轻人将携笔从戎当成最燃的人生梦想,这是电视剧创作者“最想给观众表达的一个核心的点”。

在“似与不似”中,亮出我们的王牌和底牌

描述火箭军,剧中有这样一段台词:“我们就是个送快递的,不过我们的快递不支持退货,在发射按钮按下的一瞬间,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的单号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没有观众不为之振奋、自豪。从火箭军前身第二炮兵到火箭军正式建制,长久以来,这就是一支掌握现代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担负着中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我们的王牌也是底牌,如何在剧中呈现?张寒冰说,军旅剧虽然本质也是行业剧,但与其他行业有着根本性区别,“我们揭秘但不能泄密”。具体来说,剧中涉及的场景环境、故事逻辑、人物状态等一系列元素,都需要军事内容的支撑;而同时,我军的真实作战术语、训练方式、战略部署等,又是决不可泄露的国家机密。因此,当代军旅剧难写更难拍,已成行业共识。

应对挑战,《号手就位》始终把创作的创作原则是“似与不似”——从整体氛围上让观众感受到火箭军特有的豪气与燃点,但在字里行间、在细节之处都会进行调整。张寒冰说:“作为影视从业者,我们带着敬畏心来拍军事题材,保密是担当更是责任。”揭秘但不泄密,剧中在硬件和软件上做了双重调整。

剧中最常见的导弹车,是剧组在东风-21和东风-26的模型基础上修改后的模样。曾在弹幕里引发一片赞叹的火箭军阅兵,也是剧组“虚构”后的场景。5000平方米+6000平方米的两个摄影棚共同组成了这个极为接近实景拍摄的重要场景,有纵深、有起伏,有作战区、生活区、维护区等,似真但又不是真。同理,诸如导弹型号和口令发射流程等部分也有着“迷惑性”,剧中的口令是剧组的军事专家参照军事术语创新的“另一种影视化术语”,流程也是进行了差异化改编的“剧组专供”。

不过,“保密”并不等于创作自由被放大。相反,拍摄过程中,剧组有条不紊的规定:在现场,军事指导有权喊停,对所有脱离了军事逻辑的内容可以随时叫停。那是位从一线部队来驰援的三期士官,全程跟组期间,他被剧组成员打趣为“司令员同志”。

在统一的军人底色上,描摹出令年轻人心驰神往的理想高地

不久前,30名清华北大学子响应祖国号召走出校园,奔赴疆场开启热血青春的新闻见诸报端。看着学霸们应征入伍,网友纷纷赞叹:这批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选择,就是最佳征兵宣传。时间再往前,包括戍边烈士肖思远在内,不少年轻士兵都曾表示,2006年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为他们种下了“长大了,去当兵”的理想种子。

以夏拙等四位当代大学高材生为主角的《号手就位》,能不能打动今天年轻人的心,能不能成为新时代大学生参军的一种期待。曾在《士兵突击》的剧组工作并师承导演康洪雷,张寒冰的履历表上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陆战之王》等导演或联合导演作品。他用“统一底色又别具一格”来归纳新剧的气质:“我们的人民军队,他们底色是统一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但每个军种又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对于火箭军,不同于野战部队的霸气,他们更多的是沉稳、智慧、精确。”正是抓住这一特质,《号手就位》将

夏拙、欧阳俊、林安邦、易子梦作为大学生士兵的典型。他们学习成长在条件完整优越的当代教育体系下,掌握了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互联网时代的成长环境也让他们拥有宽阔的视野、灵活的思维。尤其夏拙还拥有“最强大脑”的世界级大赛认证,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火箭军王牌部队270旅,无形中与现实形成互文——高精尖人才选择军营追求更高的人生理想,部队正在以包容的姿态向优秀人才敞开大门。

而进入部队后,这一代生活在安宁国度、享受良好氛围的大学生,能否具备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将成为叙事的主线。在张寒冰看来,演员与剧中人有着契合之处,他们都青春飞扬、率性阳光,是新时代发展所仰仗的最为新鲜的力量;而同时,没有经过艰苦岁月的历练,几乎没有承受过磨难,戏里戏外的年轻人可能面临价值观、意志力、牺牲精神的考验。正是基于如此契合度,剧组选择了李易峰、陈星旭等年轻演员,而他们也一改精致偶像的形象,化身充满斗志与热血的学霸新兵。张寒冰说:“在军营体验生活的时候,没有特殊照顾,演员与士兵一样,同吃同住同训练,怎么真实怎么来。”

在火箭军军营,四名大学生将在老兵的传承中、部队的淬炼中达成青春的百炼成钢。在剧组,年轻的演员经历了一次“穿上军装”的身体精神双重洗礼。如今剧集渐入佳境,夏拙、欧阳俊等人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我不仅要当一枚核弹,还要当一枚高精度的核弹,不仅要更高更远,还会更精准。”何为年轻人心驰神往的理想高地,观众会从中找到各自的答案。



图为该剧剧照。制图:李洁

热播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引发热议

“焦虑梗”之外,冲突后的互谅能让家庭剧抵达温情彼岸



近期,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等持续热播,进一步拓展了教育题材影视空间,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的多元教育观。

《陪你一起长大》海报。《小舍得》海报。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宣晶

如何给孩子创造最适合的教育环境?如何应对教育引发的家庭矛盾?育儿过程中的无数抉择都在等待回答,这是“为人父母”的必经之路,也使得教育成为影视市场长盛不衰的热点题材。近期,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小舍得》等热播,进一步拓展了教育题材影视空间,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的多元教育观。

教育题材影视剧涉及的是一个“话题库”,创作者由此可以进入代际隔阂、阶层差异等多重多元议题。有的观众反映,虽然剧集切中一些教育问题的痛点,但缺乏关于“起跑线”问题的深度思考,更忽略了对家庭代际矛盾的广泛探讨。专家认为,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带来的话题和热度仅是宣传过程中的考量点之一,不应成为撬动收视率的抓手,更不是衡量创作质量的重要标尺。当创作者以真诚态度纾解社会对教育问题的焦虑与困扰,才能打造出引起观众广泛情感共鸣的优秀教育题材影视作品。

捕捉并定格现实生活图景,拓展教育题材影视剧叙事空间

近年来,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再度迎来创作

高潮,《少年派》《小别离》《小欢喜》《带着爸爸去留学》等一批电视剧从多元角度映照出当下家庭教育现状,在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交汇中完成对现实的镜像化表达。如今正在热播的两部电视剧也引发关注,40集《陪你一起长大》聚焦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42集《小舍得》则呈现“小升初”阶段的教育现状,接续描摹出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新手”父母形象。创作者积极开拓教育题材影视剧的视角空间,回应了大众对影视作品探讨新型育儿方式的迫切需求。

《陪你一起长大》开篇便掀起一场“幼升小”风波,一纸学区房划片规则更改的通知引起了家长们的议论纷纷。剧集顺势切入四个现代家庭的育儿故事,将“实习期”父母们的难题和困惑集纳于荧屏的方寸之间。职场精英苏醒(刘涛饰)是望子成龙,吴彬(李光洁饰)则秉持快乐教育观念,构成了一个“虎妈猫爸”型家庭;其余三组家庭则演绎了全职太太、二孩家庭、离异夫妻等典型样本。勾勒几组不同家庭的状况,贴上概念化、类型化标签,以荧屏群像反映世间百态,几乎是教育题材电视剧最常见的叙事策略。

在剧情构架上,《小舍得》采取了更精妙的嵌套结构,围绕一个大家庭里的两个小家庭展开故事。南俪(宋佳饰)和田雨岚(蒋欣饰)是组合家庭里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大家长是

南建龙(张国立饰)。这对姐妹性格迥异,教育理念也截然不同——田雨岚相信“爱拼才会赢”,南俪信奉“快乐童年”理念。基于这种新奇设定,《小舍得》巧妙地借助教育话题,探讨了引起广泛共鸣的新型家庭关系。理念冲突的家庭成员如何共同成长,合力走出育儿困境,牵动着观众的心神与目光。

两部电视剧以现实主义手法展开影视化创作,折射生活真实面貌,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情节设定让观众产生了共情。学区房、特长生、“推优生”、课外补习等教育问题逐一铺展呈现,一定程度上映照出新生代家长对待孩子教育问题的紧张与困扰。在讲述育儿经历的同时,剧集还以多线并行的模式,探讨了职场矛盾、家庭暴力、姐弟恋、离婚不离家等诸多社会热点话题,进一步拓展了教育题材影视剧的叙事空间。

树立正确考学观,现实主义作品更须打破蒙昧、启迪人心

教育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影视剧也较易引起观众共情。目前,《陪你一起长大》已因“妈圈凡尔赛”“丧偶式育儿”“爸爸带娃灾难现场”等话题登上热搜,网友对剧集的质量褒贬不一。“学校是起跑线,家长是起跑点”;教育不

是一场通关游戏,而是一座远方的灯塔”等金句在电视剧中闪现,但仅限于口号式的心灵鸡汤,缺乏对于教育“起跑线”问题持续而深入的探讨。有的观众认为,剧集以“幼升小”阶段的育儿经历破题,却转而聚焦职场潜规则和“全职妈妈”等社会问题,将家庭生活的柴米油盐拼凑到一块,反而偏离了教育题材电视剧的故事主线。其实,在多线叙事的并行结构下,轻重失衡、逻辑混乱等问题,已成为部分教育题材影视剧的通病。复式叙事不是标签化“人设”的简单拼凑,教育题材电视剧一旦落入复写“套路”,批量塑造刻板的家庭群像,缺乏诚意和独特性的叙事,就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更何况“话题先行”的理念亦非创作良方,当下观众对于类似的教育话题早已司空见惯,感同身受的阈值越来越高。当下一些教育题材影视剧执迷于构建紧绷的剧情张力,过度渲染父母的教育焦虑,不断抛出家代际矛盾的尖锐问题,层层加码的焦虑感简直令人感到窒息。专家指出,电视剧中现实焦虑、引发共鸣只是起点,《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等优秀作品不拘泥于现实生活,而是站在超越现实的更高视角,打破蒙昧、启迪人心,即便文艺创作无法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也应带着观众反思,剖解正确考学观,纾解社会情绪,借助剧中人物关系的互谅来抵达温情的彼岸。

本报讯(首席记者范昕)欣赏书法,人们欣赏的不仅是汉字形态之美、线条书写之美,也是字里行间的情感,见字如面的温暖。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六书之上:中国汉字的多重性情绪表达”展览,以百年中国文人书法的墨宝真迹,解读文人书法的情绪表达。展品之中,陈独秀狱中题赠刘海粟的墨宝尤为引人关注,折射出陈独秀与刘海粟鲜为人知的交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刘海粟则开绘画风气之先,是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他们相互仰慕,相互敬重,在动荡历史岁月中结下深厚友谊。刘海粟与陈独秀的初识,是在1921年。这年年初,刘海粟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邀请,北上讲学。不久,蔡元培因病住进一家由德国人主办的医院,刘海粟闻讯后前去探望,不想在病房内邂逅了同样来看望蔡元培的陈独秀。彼时,陈独秀正以五四运动的领袖和《新青年》杂志的主编而闻名全国,刘海粟则因为在上海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和主编《美术》杂志而轰动华夏。他们一见如故。此后,陈独秀因从事革命,经常到上海布置和开展政治活动,每有空暇,总要去刘海粟那里叙旧,由于交往日密,他们的友情也愈加深。

此次展出的一件墨宝,是1932年陈独秀即兴为去狱中探望自己的刘海粟所作的一副对联,书有“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上款是“海粟先生雅教”,下款为“独秀”。彼时,刘海粟旅居归国回到上海,听闻陈独秀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关押在南京第一监狱,内心非常牵挂,不顾旅途劳顿,决定独自前往南京探望身陷牢狱的陈独秀。阔别多年竟在监狱内重逢,他们互相问候,各抒己见。陈独秀对刘海粟的“横批儿风波”作出了高度评价,刘海粟则对陈独秀这些年来为中国的未来作出的努力表达了钦佩之情。临别时,刘海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于是即席挥毫,留下这件书法作品。陈独秀的书法汪洋恣肆、卓尔不群,早期《向导》杂志刊名即出自他之手,这件对联字里行间则更浸润着艰难处境中的乐观精神,日后曾在刘海粟百岁华诞时首次展出。

事实上,刘海粟所绘的一幅《黄山孤松图》上,同样留有陈独秀在狱中的题词,成为他们友谊的生动注脚。1935年,刘海粟“三上黄山”写生归来,再度前往狱中探望陈独秀,带着自己刚创作的《黄山孤松图》与好友共赏。刘海粟在该画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陈独秀仔细欣赏了刘海粟这幅似在述说思念和牵挂的画后,触景生情,挥笔写下:“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为了避嫌,他又在诗下加道:“此非调和对折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刘海粟得此诗,对《黄山孤松图》更是珍爱有加。此外,沈恩孚、蔡元培也均在此幅作品上留下墨宝。因此这件《黄山孤松图》成为艺术史上颇为独特的一件珍品。

陈独秀狱中题赠刘海粟墨宝亮相